

潰壩究責 孟學農下台 王君代省長

安監局長調山西「過災」

【本報訊】山西省襄汾縣尾礦庫潰壩事故釀成慘劇。14日，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獲得中央接納。擔任代省長的是王君——現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黨組書記。這位安全生產的「掌門人」，如今要直接對山西這個「事故大省」負起特殊的責任。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十四日報道，今日上午，山西省召開領導幹部大會，中組部副部長張紀南宣布了中央對山西省政府主要負責人調整的決定，任命王君為山西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並提名為山西省代省長候選人，免去孟學農山西省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並同意其辭去山西省省長職務的請求。同意免去張建民的山西省副省長職務。今天下午，山西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王君被任命為山西省副省長、代省長，同時接受孟學農辭去山西省省長的請求，免去張建民山西省副省長職務。

襄汾「9·8」潰壩事故後果嚴重、影響惡劣，造成了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此次人事調整，是中央對山西省襄汾縣「9·8」尾礦潰壩重大責任事故的責任追究。作為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分管安全工作的副省長張建民負有領導責任。加上早前被停職的襄汾縣委書記沈海銀及縣長李學俊，到目前已有4名官員因此事故而下台。

會上，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的委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長李源潮作了重要講話。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馬凱等出席會議，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王君也作了發言。

截至十三日十九時，潰壩事故已造成254人遇難。但事故至今仍未核實失蹤人數，消息說有數百人失蹤，國務院調查組認為，這是一宗違法違規生產導致的重大責任事故。孟學農此前也曾表示，「我作為一省之長、全省安全生產的第一責任人，向遇難人員和家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歉意，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全省人民作出深刻的檢討。」

作為調查此次事故的調查組組長，王君曾表示，這宗事故是今年以來內地死亡人數最多的特大安全事故，近期國內安全事故較多，表明一些地方安全監管不力，要嚴肅查處事故責任人。

王君能否除頑症令人關注

官方網站提供的資料顯示，身為山西大同人的王君，比孟學農小兩歲多，1952年3月生，1971年10月參加工作，197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教授級的高級工程師。

王君參加工作後，在大同青磁窯礦當了三年的工人，1974年9月赴山西礦業學院採煤專業學習了三年，畢業後回到大同礦務局工作，先後擔任技術員、助理工程師、通風區副區長和區長、副區長、局黨委副書記、第一副局長、局長



▲山西省襄汾縣「9·8」尾礦潰壩事故現場 (美聯社)



▶安全生產的「掌門人」王君能否除去山西「事故大省」頑症受到眾人關注 (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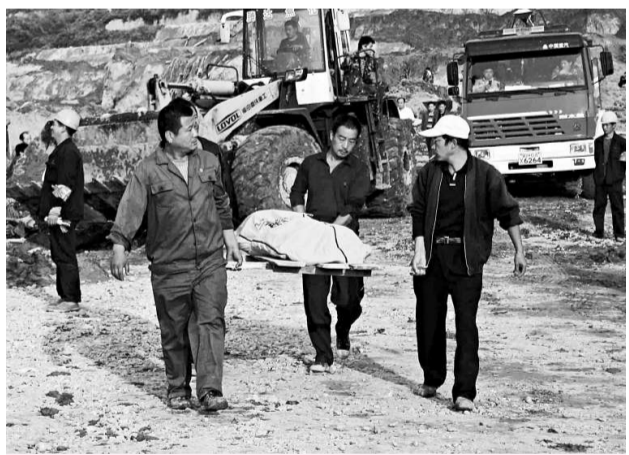
。1997年10月，王君調任煤炭工業部（次年改為國家煤炭工業局）、副部長（副局長）。

1999年9月，王君調任江西省副省長，後兼任、擔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省委黨校校長。2006年10月，王君到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任黨組副書記、書記兼理事會副主任。今年3月，王君擔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黨組書記，成為這個寄託眾人希望的特殊部門的最高領導。

出自山西、熟知煤礦工作、又曾是安監部門主管的王君，能否大力去除山西事故多發的「毒瘤」、頑症，令人矚目。

死者增至254人

排查失蹤人員全面展開



截至14日止，襄汾潰壩事故遇難者已達254名，現時當局將全面排查失蹤人員，預期死亡人數還會增加 (中新社)

【本報記者李鵬、王寬應太原十四日電】截至十三日下午七時，山西襄汾尾礦庫潰壩事故共造成254人遇難。山西襄汾潰壩事故搶險指揮部十四日披露，隨着搜救工作進入第七天，對失蹤人員的排查工作也在全面展開。

據襄汾潰壩事故搶險指揮部介紹，事故現場共搜尋到遇難者252人，受傷36人，其中2人搶救無效死亡，254名遇難者已確認身份128人。這次潰壩事故受災人員達1047人。

搶險指揮部總指揮、臨汾市市長劉志杰稱，現在對失蹤人員的搜救排查工作主要分三個方面展開：繼續在事故現場加緊搜救挖掘，爭取盡快發現失蹤人員；再次對附近村莊的常住居民和外來務工人員等情況進行詳細排查，摸清失蹤人員的大體情況；加快遇難者遺體的認領進度，讓家屬早日找到親人。

「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劉志杰說，現場搜救工作將繼續堅持「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不放過任何一個死角」的原則，一定給那些失去親人的老百姓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據此間媒體報道，從十三日開始，已有部分失蹤人員家屬進入事故現場，在他們的提示或指認下，搜救挖掘車輛進行重點區域的搜救工作。劉志杰說，搶險指揮部允許家屬進入現場，主要是考慮他們熟悉現場情況，對搜救工作有監督、提示作用；同時將搜救工作公開，消除遇難者家屬的疑慮情緒。截至十三日，累計投入大型機械510台次，現場參與搜救人員達10800多人次，完成搜救面積30.1公頃，開挖泥石流土方近100萬立方米，對過泥區全部進行了搜救。

災區群眾獲安置

目前，受災群眾已全部安置。政府已經安排好過渡住所，隨時接待沒有住所的群眾，確保每個群眾有房住、有衣穿、有飯吃。隨後由鄉鎮政府統一規劃，縣政府出資補助新建住房。

目前，襄汾縣政府已經制定相關規定。在賠償問題上，外地人和本地人一個賠償標準。對每位遇難者賠償20萬元。對外地來襄汾尋找遇難親人者，經核實屬實的，發放往返路費並安排食宿。

孟學農仕途多舛 四年兩度丟官

【本報訊】而今年1月才出任山西省長孟學農，任期未滿8個月，因襄汾潰壩事故丟官。這位仕途多舛的部級高官，已經是第二次因重大事件落台——四年前，剛剛接任北京市長不久的孟學農因對北京未能防止「沙士」（非典型肺炎）蔓延負有責任，被撤去職務。

孟學農是共和國同齡人，1949年8月生，山東蓬萊人，擁有研究生學歷，工學碩士學位。他1969年3月參加工作後，歷任北京第二汽車製造廠團委書記，浙江省委組織部幹部，浙江省委辦公廳秘書，北京汽車工業公司團委副書記、書記（期間於1972年7月即加入中國共產黨）。

孟學農此後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1983年11月，他任共青團北京市委副書記，1986年11月後，先後任職北京飯店聯合公司、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擔任黨政一把手。1993年2月，未滿44周歲的孟學農擔任北京市副市長，5年後成為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又4年後成為市委副書記、副市長。

孟曾被視作政壇「希望之星」

2003年1月後，孟學農成為中國首都的市長，並兼任了北京奧運會組委會執行主席。然而就在這一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沙士」風暴，把他和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雙雙吹下了寶座——當年的4月20日，官方通訊社發布中共中央決定，張文康被免去衛生部黨組書記的職務，孟學農被免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職務。此後，兩人的部長、市長也跟著被撤去。

在沉寂了不到半年後，孟學農又有了復出的消息——2003年9月，他出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的待遇不變。

2007年8月，孟學農真正迎來了「東山再起」的機會：他被任命為山西省委副書記，9月出任代省長。今年1月22日，也就是在不到8個月前，孟學農在山西省人代會上當選為省長。

雖然孟學農回歸地方正職大員時的年齡，已難以被視作一顆中國政壇「希望之星」，但沒有人會想到，在官員問責制度下，這顆「希望之星」黯然墜落。



孟學農因襄汾潰壩事故再次下台 (資料圖片)

潰壩事故人月難團圓

【本報訊】新華社襄汾十四日消息：今日是中國傳統節日中秋節，是一個人月兩團圓的日子。但在山西襄汾縣潰壩事故現場所見的卻是一幅家破人亡，令人悲慘的景象。

山西襄汾縣雲台村30歲農民李登峰在自家農田裡送別了妻子趙冬香。他的妻子8日到菜市場買肉，準備過節，但沒能回來。

在焚燒花園的火光中，跪在地上四歲半的兒子還沒意識到，由於不遠處尾礦庫一周前潰壩，自己已經永遠地失去了母親。

農田100多米處就是李登峰新蓋的三間房屋，裡面還沒來得及擺設傢具就變成了靈堂。房屋周圍一片泥濘，如果不是鏟車在百米多深的泥堆中開出一條路，很難想像這裡會是一個村莊，曾是李登峰準備開始新生活的地方。

下午2時，李登峰一聲不吭抱着兒子回到家裡。按照習俗，在今後一個多月裡，他們每週七天都要來墳頭祭奠。據了解，當地老百姓主要靠種地賣菜為生，一年收入兩三千塊錢。在這次事故中，雲台村共有19人遇難，其中有一家死了8口人，村裡的喪事一直排到農曆八月十九。與趙冬香同時遇難的，還有數目不清的外地民工。自從前些年礦山大規模開發以來，四川、湖北、重慶的民工就來到這裡打工採礦，並成了集貨市場的主要顧客。

搶險指揮部附近的一處外來家屬接待站點，站着來自四川56歲的宋代貴。他來尋找親弟弟宋代友，但至今沒見遺體。工作人員告訴他：「找不到家屬遺體，搜救人員不會停止。」「代友在礦上開了個餐館，十幾年了，生意挺好，本想今年中秋回家團圓，沒想到……」宋代貴說，「我得等着，總得見他一面啊。」



9月14日，防疫人員對襄汾潰壩事故現場進行消毒 (中新社)

追蹤還原潰壩事故真相

【本報記者王寬應、李鵬襄汾十四日電】隨着搜救工作的進展，每日更新的死亡人數成為人們最關心的話題。記者日前避開當地警方封鎖，走近礦區目擊者，追蹤慘劇幕後的真相。

當地一位出租車司機告訴記者，事故發生地按當地風俗每逢農曆三六九都有集市，尾礦庫潰壩那天九月八號恰是農曆八月初九。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該地的集市為早集，通常早上七八點就開始，十點多就結束了，事發時七點五十分是早上人多的時候，賣東西的商販已經擺好自己的攤位，因為臨近中秋節，周邊村莊裡有很多人來置辦東西。集上還有一個二三十張桌子的飯店，當時不少人正在裡邊吃早飯，其中多是在當地鐵礦上打工的四川、湖北等地的民工。

潰壩並非暴雨引發

通往山上的路邊到處可見被泥石流沖毀的汽車等物，現場的電路也遭到了破壞，路邊停着一輛被燒毀的汽車是昨天晚上十一根掉下來的電線造成的。在路上，我們碰到了陶寺鄉安李村村民張某，他在事故發生後一小時即與同村一百多位村民趕到了事故現場，他們帶了十餘副家中的床板，將床板交疊搭在泥上以防止陷進去，利用這種辦法他們救出了兩名傷者。張某說，九月八日那天早上一開始並沒有下雨，更沒有所說的暴雨，事故發生後約一小時，九點左右，當地才下起了毛毛細雨。

村民質疑遇難人數

楊家莊與發生事故的亂石灘同屬於雲台大隊的十個自然

村之一，楊家莊距離亂石灘約一公里。十三日上午，在楊家莊村外的土地上，四五個村民正在挖一座墳，死者是該村青年「胖子」的母親，她是此次潰壩事故的一名遇難者。「胖子」說，那天早上他們村去趕集的人有二十多個，但現在找到屍體的只有十具。這些幫忙挖墳的人說，被泥石流埋掉的人遠不止公布的那麼少，僅是周圍村裡的失蹤人數就有一百多，而目前找到屍體的尚不到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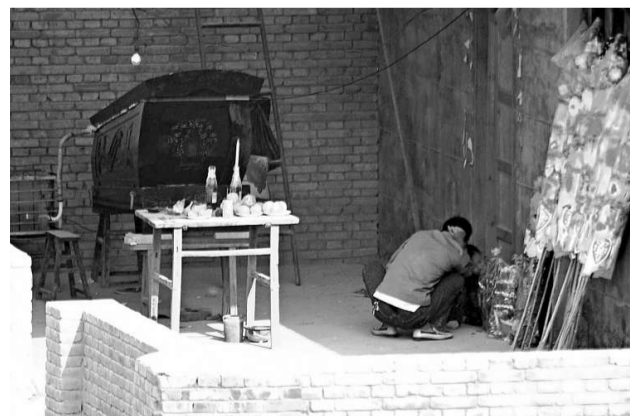
今天是事故發生的第七天，每天都有新的遇難者人數被報出來。但官方公布的遇難人數實際上是找到遺體的數量。村民們都說，比家人遇難更殘酷的事情是連屍體都找不到。中國人傳統「入土為安」的思想讓這些家屬焦急地守在警戒線的外面。

礦老闆重利輕命

在這宗事故中，新塔礦業公司的三層辦公樓被泥石流衝出了十幾米。它離尾礦庫僅有500多米。公司上百名員工每天在樓內出進進，他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居然生活在公司放置的「定時炸彈」殺傷射程之內。位於尾庫下游的集貨市場，是襄汾慘案的「重災區」，當地一些有經驗的農民和小礦主看出了事故隱患，去年秋天，附近一位小礦主曾提醒當地政府官員「集貨市場的安全問題」。尾庫下游的居民也曾為「自己的安全」與礦老闆發生爭執，但是，因為礦主財大氣粗，視平民生命為兒戲，釀成數百平民葬身泥流的慘劇。

礦老闆有「官方背景」

襄汾縣原有180餘座小型選礦廠，縣政府根據上級「關



一個遇難者的靈前，大人和孩子抱頭無語 (本報攝)

小上大」的產業結構調整辦法，強行關停小型鐵礦，在全縣保留或新建13座中大型鐵礦，據陶寺鄉一名選礦廠廠長反映，目前保留或新建的鐵礦基本沒辦相關手續，出事的塔兒山鐵礦就是一例。且多數中大型鐵礦老闆都有「官方背景」，無疑給監控部門帶來查處困難。據了解，鐵礦每年為地方政府和地方法官提供「財力」亦成為監控部門「眼瞎手軟」的「原因」。據悉，鐵礦每生產一噸精礦粉，上交當地相關部門140元「採礦費」，這筆款除上交國家12元，其餘落入地方財政口袋之中。陶寺鄉對於管轄內的小鐵礦不管有證無證，只要上交鄉裡2萬元「罰款」即可生產。當地群眾說，地方政府關閉鐵礦企業意味著自斷財路。山西省安監局局長張根虎在向國家安監總局做檢查時說，有關部門對廢棄庫和閉庫後的尾礦庫疏於監管、地方政府打擊非法違法生產經營活動不堅決、不得力是事故發生的重要原因。